

S X M

D

都市新民

张辉力 陈志斌 孙 晓◎著



★ 黄河出版社

都市新民

张辉力 陈志斌 孙 晓 著

黄河出版社

2001年·济南

责任编辑 李承民 吕美亮

封面设计 张宪峰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都市新民/张辉力, 陈志斌, 孙晓著. - 济南: 黄河出版社, 2001.8

ISBN 7-80152-307-5

I. 都... II. ①张...②陈...③孙...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55803 号

书名 都市新民

著者 张辉力 陈志斌 孙晓

出版 黄河出版社

发行 黄河出版社发行部

(济南市英雄山路 19 号 250002)

印刷 安丘市百花印刷包装有限责任公司

规格 850 × 1168 毫米 32 开本

19.25 印张 483 千字

版次 2001 年 9 月第 1 版

印次 200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8000 册

书号 ISBN 7-80152-307-5/I · 076

定价 30.00 元

主要人物

- | | |
|-----|----------------------|
| 小 三 | 大名刘上进，刘家村农民，德昌家老三 |
| 秀 兰 | 小三的未婚妻，刘家村农民，向阳集团的秘书 |
| 刘富贵 | 原刘家村村主任，后成为向阳集团董事长 |
| 刘德昌 | 小三的父亲，刘家村的农民 |
| 老 大 | 大名刘跃进，德昌的大儿子 |
| 桂 芝 | 刘跃进的媳妇 |
| 刘红苗 | 刘跃进的女儿 |
| 老 二 | 大名刘前进，德昌的二儿子 |
| 秋 萍 | 刘前进的媳妇 |
| 刘春苗 | 刘前进的女儿 |
| 王大婶 | 秀兰妈，德昌家邻居 |
| 方大妈 | 退休的纺织女工，后成为德昌的老伴 |
| 方小星 | 方大妈的小女儿，少年宫健美教师 |
| 方小月 | 方大妈的大女儿，医生 |

NAB60/03









第一章

中国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最直观的改变，就是城市里生长出从来没有过的满天满地的高楼大厦。

过去一簇簇低矮潮湿的棚户区，被成片地平掉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座座四四方方、有角有棱的水泥楼。

旧城区里临街的一排排平房，也被拆掉了，取而代之的是高大精美、千姿百态的商厦店铺。

随着城市急剧“发胖”，城区四围的农村很快被城市“吞吃”，在不知不觉的某一天，忽然变成了某城区的某一部分。

外电外报上说：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的中国，就像一个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大工地，到处都搭满了脚手架，昼夜喧嚣着电动马达、搅拌机和打夯机的震颤声。

本书所讲的故事，发生在山东济南北郊的一个仅有二百多户人家的小村庄——刘家庄。

在中国改革开放的沿海经济带中，山东是一个大省。她东邻韩国，直面日本。虽然对外开放比南方的脚步稍慢了几个节拍，但优越的地理环境、丰富的物产和矿藏，使得她异军突起，发展势头着实迅猛。

济南，就是这个省份的省会城市。

刘家庄虽然不大，只有二百来户人家三百亩地，但有比较长的历史。村口的一块半人高的石碑上，记载着刘家庄的过去。光绪十三年，一位从京城来的刘姓读书先生在这儿定居，设立书院，取名白鹤书院。后来，以刘姓命名的小村子就慢慢形成了规模。宣统即位的那一年，白鹤书院遭了天火，变成了一片废墟。早间的那些教书人和读书人都散落他乡，老实巴交的村民们却都留了下来。

解放后的这些年，村里人也经历过各种运动，种过小麦，养过荷莲，插过稻秧，后来便主要以种菜养猪养鱼为生。用形象点的话说，这里就好像济南市民的后菜园。市民锅里缺什么，想吃点什么换换胃口，刘家庄的小菜园里就种点什么养点什么。

一九九九年的十一月，在刚刚立冬的第三天，这种生活的历史结束了。

当然，这种结束是十分平和的，平和得近乎平淡自然。

这一天，天刚刚放亮，许多村民按照祖训和习惯早早起来，正在扫院子、喂鸡鸭、起圈肥，忽然各家各户炕头上的高音喇叭里传来村委会播音员王秀兰甜润的声音：“乡亲们注意了，乡亲们注意了，报告一件大喜事、一件亘古未有的大喜事：咱们村新盖的二十二层宿舍大楼，经验收合格，正式交钥匙了。此刻，我心里心潮起伏，万分激动。真是人逢盛世精神爽，刘家村里喜事多啊……”

王秀兰的激动，其实有着很大的夸张成分。村里的高楼，早在两年前就动工了，工地就在早先最好的一块菜地里。当初，对用这块地盖楼，村民们着实有过一番争论。这可是一块肥得流油的宝地啊！咱别说种一根车轴能收获一挂大车，那是形容，可无论种什么，包你成熟快、个头大、颜色好。用村民的话说，这块地，能顶个来钱最快最多的小工厂。

可是，毕竟村民的意见抗不过市里的规划。

按照规划，刘家庄的庄址，包括所有的田地，都要一并进行清理和开发。

眼瞅着大楼一层层高上了天，村民们心里的小九九也在一天天地盘算：楼总有竣工的一天，老房子不能住了，自己该上哪层楼呢？

注意，我们的主人公要出场了。

可惜，主人公的第一次亮相并不光彩。今早，刘德昌老汉猫在床上，没有起身。

毕竟年岁不让人，满六十二岁的人了，昨天推土垫圈，不小心闪了腰，让大儿子刘跃进拔了半宿的火罐子，可今儿个还是觉得不得劲。

他光着膀子披着一件棉袄，坐在炕头上，冲了一壶酪茶，点着一棵外烟，自吸自饮地想着心事。

德昌老汉中等个，国字脸，眉毛很粗很长，长得几乎盖住了两只平细多白的眼瞳。额下的胡须撅跷着，显示出他的倔强和耿直。平日里，他总是穿一套涤棉布的蓝中山装，戴一顶黑国字呢干部帽，低着头，背着手，一弓一弓地往前走。

在村里的老一辈人中，他的年纪虽然不是最大，可是威望最高，几乎能和村长平起平坐。这是因为他有雄厚的政治资本——受过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接见。

那还是四十二年前的事情。在大跃进的日子里，他一个二十岁出头的毛小子，忽发奇想地要在北方种水稻。老人和孩子们都等着看笑话，可他硬是在村头一块水塘地里种成了。水洼子里冒出了绿秧，长出了节子，抽出了花穗，最后还碾出了雪白的大米。

在那个吹大牛、放卫星的年代里，德昌的业绩立刻成了北园镇一颗耀眼的新星，受到了极高的评价。

紧跟着，毛主席视察北园镇。德昌亲手把自己种的水稻捧献到伟大领袖的面前。

毛主席看到北方也种出了水稻，而且还真搓出了稻米，非常高兴。正是在视察北园期间，毛主席欣喜地夸赞“还是人民公社好”。

当然，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在随后的动乱年月里，刘德昌一度又成了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因为他企图暗害毛主席。有人证明，他当年送给毛主席品尝的稻米的根部，曾受过人粪尿的污染。

在批斗到高潮的时候，即由文斗发展到武斗的时候，德昌险些成了人家棍下的牺牲品。幸亏妻子水花抱着刚出满月的小三上进，迎着拳打脚踢，死死护在奄奄一息的德昌面前，让德昌捡了条命。

德昌有福，这一辈子，风风雨雨的日子都熬过来了，儿孙绕膝，子女满堂。可是，可怜的水花月子里落下了病，第二年就撒手去了。

二十多年了，德昌一个人把三个儿子拉扯大。

他望了一眼炕头上小镜框里自己和水花当年结婚时照的惟一张两寸的黑白照片，眼里立刻聚满了泪花。

院子里，儿女们正在忙着各自的事情：

老二刘前进正帮着小三刘上进修理摩托车；

老大刘跃进在院内的小菜地里拾掇油菜苗；

老大媳妇范桂芝跪在鸡窝旁边掏鸡蛋，惹得十几只老母鸡咯咯嗒嗒叫个不停。

老大的女儿刘红苗有些嫌恶地望了一眼掏鸡蛋的母亲，故意提高了嗓门，坐在屋门口的马扎上大声背诵一篇六年级课文。她想用自己的声音盖过那些刺耳的噪音。

老二的女儿、已满六岁的春苗，坐在姐姐身前，煞有介事地捧着一本书，听红苗大声朗读，好像老师在检阅学生似的。

王秀兰的声音从墙上的方形小喇叭中不停地飘出：“……今天

上午十点钟，每家出一个代表，到村委会开分房大会。乡亲们注意了：今天上午十点钟，每家出一个代表，到村委会召开分房大会……”

一听这话，小庭院里立刻安静下来。

老二揉揉小三刘上进的胳膊，对他说：“听到了吗？要开分房会了。秀兰还真会套词，说的这普通话，还就是好听啊！”

大哥刘跃进回过头，认真地说：“那咋的，人家考大学就差二分。有的人就是邪性，差二百多分，还嫌乎人家……”刘跃进说着，用轻蔑的目光盯视了小三一眼。

小三知道是冲自己来的，故意把手中的修车家什弄得丁当乱响。

德昌这三个儿子，真个是应了一句老话：老大憨，老二奸，调皮捣蛋是老三。

老大刘跃进身板厚实，宽脸大眼，心眼实诚，干活知道下死力气，可就是办事少个心眼，人家给个针，他能当棒槌使唤。

这老二个头同老大差不多，可心眼子一个能当三个用，自家的小算盘打得溜精，属于出门不捡点什么就跟丢了点什么似的那种人。

这小三应该说是咱们书中年轻的男一号，因此就得多写他几笔。他似乎兼顾了老大和老二的特点，人长得帅气，又没有经受风吹日晒的煎熬，再加上穿着打扮得挺新潮，因此，乍一上眼，谁也不会把他当成农村人。

别看他整天打鸡轰狗、耍奸使浑，文化不高，可新潮的话不少。其实在他的骨子里，在他那灵魂深处，还是潜埋着几丝农民的自卑。

桂芝大嫂捧着鸡蛋筐走过来，对小三说：“她三叔，刚才听到人家秀兰的广播了没？说到秀兰，我可得插两句。你们两个从小一块儿长大，脾性投合，我看挺般配的。真乐意，咱就凑着好日

子，上大楼搬新家，一块办了吧！你也老大不小的啦！”

小三气烦地说：“我的事，你们别管！”

老大的媳妇桂芝三十冒头，虽然年纪不算很大，可是这一两年胖了不少，那身段就和手里拉长的竹皮筐差不多。当然，女人都爱美。人家谁要说她胖，她就说是棉袄厚，显的。此刻，她也拿小三开心，逗他说：“他三叔，秀兰这么好的姑娘你不要，怎么，还真的非要娶个城里的姑娘不可？”

小三上来了犟脾气，眯闭着眼睛、梗梗着脖子说：“就算我想娶一个城市姑娘，有什么错？多少年了，我们都向往着成为城里人，可是嘴里偏偏不认城里人的好。”

桂芝嘻嘻笑着说：“想找个城里姑娘，这有啥错？我还想找个吃工资、挣大钱的男人呢！想呗，谁不会想？这回转城了，人家秀兰也算是城里姑娘了，不就实现诺言了？”

小三逗气地说：“大嫂，我的事你别管。秀兰是不孬，可怎么也不能算是城里人，没人家城里姑娘那个调调。人家城里人，有文化，讲卫生，会生活，还有那么点酸溜溜娇滴滴的小脾气。”

蹲在菜地边的老大往前挪了两步，冲着低头闷声拾掇摩托车的二弟刘前进说：“前进，你看小三，这是什么思想？比地主还坏，简直就是资本家，是腐烂透顶！”

刘前进不以为然地说：“哥，一个人有一个人的活法。现在改革开放了，都讲自由了，他愿找啥样的由他去，你操这个闲心干啥？”

刘跃进不满地说：“你这是啥话？我是大哥，我得担一份责任哪！”

德昌披着棉袄，从屋里出来，捶捶腰，直了直身子，不以为然的说：“行啦，都知道他说话没啥谱，是个乱舌子，跟他较的什么真啊！他愿说啥就说啥去，等他真要娶回来个中看不中用的绣花枕头，我用大棒子轰出去！”

德昌说着，走到院里的机井边。

桂芝见公公想用水，忙放下鸡蛋篮子，快步端来一盆温水放在德昌面前。

小三接过话把儿，赌气地说：“爹，这话你也只是说说啊！都什么年代了，还不给我自由？你用大棒子轰我媳妇，说轻了，你这是封建家长制；说重了，你这是侵犯人权！”

德昌刚刚撩水洗了两把脸，一听这话，动作又停下了。

二儿媳秋萍从东屋窗户里探出头，一边揉抹着脸上的面霜，一边对大家说：“她三叔想找个城里媳妇，这有啥错？人嘛，都想往高处走。再说啦，秀兰那丫头可不是善茬，别看长得有模有样的，可嘴巴快得像刀。这样的女人容易成精。要是拿不住她，干脆一辈子躲远点。”

秋萍虽说是道地的农村姑娘，可是生得细皮嫩肉的，两只丹凤眼，一条水蛇腰，走路来摇摇摆摆的，身上抹擦的香水味极浓，很招男人们心痒。村里人都说她是狐狸精，偏偏人家刘前进就是喜欢。

德昌用毛巾洗着脸上的水渍，对儿女们说：“好了好了，不说小三的事了。他的事不值得大家这么操心，眼下该操心的事是村里分大楼。你们兄弟三个都在这里，有句话在我心里闷好久了，就在这里捣哧捣哧。老书上说了，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咱们家算算合伙过了有五六十年了，这会儿就手把家也分了吧。像咱家这住房条件、居住面积，折一折，怎么也能配给三套房。我就手分分吧！老大算一家，老二算一家，小三跟着我算一家。给咱们家的平方数三一三十一，谁家的也不小。一会儿去分房，各家去各家的代表。”

桂芝将一块绞干的毛巾递给德昌，说：“爹，都伙着住了几十年了，咱就别分了，免得让人家笑话。你看这家里的活，这猪，这鸡，哪一样不得人照应？再说，您年纪大了，屋里总得有人帮

着拾拾掇掇的。”

德昌说：“啥笑话？你们年轻人咋有这思想？其实你们心里想啥盼啥，我心里明镜似的。住上高楼，过了户口，咱们就是城里的人了。人家城里人不都分着过吗？行，咱以后就按城里的规矩办，以前的那些家规，宣布作废。”

老二刘前进听得心里喜滋滋的，可说出的话却是另一种味道。他舞扎着油污的手，假惺惺地说：“爹，就是当了城里人，咱还是住在一起，不分家。城里人做事兴自由，想咋过就咋过。咱就伙着过，不行吗？”

刘跃进憨憨地随声附和着：“对，爹，咱不分，咱一起……”

桂芝从老大身边走过时，狠狠地剜了老大一眼。老大收住了后面的话。

老大的女儿刘红苗在门口停止背书，大声说：“爷爷，我和你一块住，不分家！”

老二的女儿刘春苗也附和着说：“我和姐姐住一块儿，不分家。”

走出屋门的秋萍气恼地扭了春苗一把。春苗哇的一声哭起来。

德昌瞪了秋萍一眼，说：“家是一定要分的。我知道你们心里打的是啥算盘。就这样定了，个人过个人的，谁也别攀谁。”

众人嘴里还是说不同意，可是声音明显低下去了。

小三在一边讥嘲着说：“刚才叨叨我的时候，一个个嘴上都要枪弄刀的，能得不行。这会儿怎么都成死脑筋了？咱们分成三家可以多要房子，而且我们都是住在一个楼上，最多楼上楼下。这和现在住一个大院一样，分不分家不都那回子事？真有孝敬爹那心思，常回家跑跑不就得得了？”

老大、老二和媳妇们听了小三的话欣喜得频频点头，只有两个孩子露出了迷惘的面容。

德昌哼了一声，道：“还是三儿聪明，就是用不到正地方！”

二

冬天的太阳出得晚，到九点钟了，还没有什么热量。

一群已经富裕起来的农民穿戴各异，聚集在村委会门前。老年人之间互相寒暄问候着。已经有年头不开会了，他们都觉得生分了。

年轻人凑到一起依然打打闹闹，有说有笑的，只不过男一堆女一堆，各有各的话题，各有各的核心，但议论的大多是分房的事。

显然，大家对住高楼都充满了喜悦。

整洁、利索的秀兰抱着文件夹跟在村主任刘富贵的身后走过来。她一出现，全村的小伙子都看直了眼，一个个眼珠子好像拴了根绳，顺着她的身段一扭扭地动。

秀兰今天并没有刻意打扮，上身还是那身鹅黄色的面包服，下身还是那条深咖啡色毛呢裤。

本来这衣服平常得很，大街上也到处有的卖，可一套在人家秀兰身上，就让人觉得那么协调，那么好看。

刘二狗和几个年轻村民上前围住秀兰。

刘二狗属于那种不愿受苦受累、光想白吃白喝的懒汉二流子。你看他穿的那身皮夹克，早就磨平了光泽，乌黑的前襟上挂满了干透的饭渣子。他头发蓬乱着，胡子扎撒着，身上还有一股一年到头不洗澡的捂臭味。他走到哪儿，都让人恶心。

刘二狗凑到前边去，没话找话地说：“秀兰秘书，我去看过了，盖的那楼可够高的啊！”

秀兰不理他，径直走了过去。

刘二狗转过身，涎着脸对大伙说：“秀兰冲我笑了哎！”